

谁在乎婚姻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白雲寺塔銘

中國電影出版社

紫苑系列

谁在乎婚姻

沈亚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在乎婚姻/沈亚著.-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1996.11
(紫苑系列)

ISBN 7-106-01201-7

I. 谁… II. 沈… III. ①言情小说-中国-当代②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6)第21002号

沈亚紫苑言情作品集

谁在乎婚姻

沈亚著

责任编辑:文 桐

封面设计:岳建一

☆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

850×1092 32开本 7印张 128千字

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10000册

ISBN 7-106-01201-7/I·0127 定价:9.80元

内 容 简 介

女大学生丁雅君，热爱艺术，充满对人生的美好憧憬，为着追求纯真的爱情，不惜舍弃自己富家娇小姐的舒适环境，毅然与门户悬殊的大学同学李湘结合，原以为，付出巨大牺牲换来的爱情婚姻，应该是美满幸福的。然而谁料到，从跨入李家的第一天起，她便堕入了痛苦的深渊！婆母的刁蛮、小姑的惨死以及丈夫的无能到无奈终至于沉沦到醉宿娼妓家……

丁雅君的爱情美梦被无情的现实砸得粉碎。为寻求新的精神支柱，在父亲的资助下，她在台北市中区创办了“丽姿”健美中心，并以自己美丽婀娜的体姿，出任韵律健美操教练。岂料事业伊始，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打击便接踵而至：恶毒的诽谤、经营的亏蚀、父亲的猝亡和色狼的卑劣欺骗、乘隙而入……再度将孤独无助的离异少妇丁雅君推向悲惨辛苦的困顿之中……

1

“子沅！子沅！”

依旧没有反应。

丁雅君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慌乱中，她快步奔回卧室，慌慌张张摇醒丈夫：

“李湘、李湘，你醒醒——子沅她——快点，快点！不知道会不会出事情？李湘！”

睡眼惺忪的李湘，迷迷糊糊望了妻子一阵子，丁雅君的惊慌，突然使他完全清醒！他猛地坐起，跨下床，往外就冲！丁雅君在后喊了一声：

“浴室！在浴室！”

两人先后赶到浴室，李湘用力以肩膀撞门，几个回合之后，门把绷坏，门被推开，丁雅君的眼光，绕过李湘看去，望见浴缸里一片红水中，和衣躺着的李豫。

丁雅君“哇”的一声，整个人向前倾倒！她的脸在自己吐出的胃液中扭曲着。

李湘将子沅的上半身抱起，只叫得一声“子沅”，便裂帛般干嚎起来！

李老太太不知何时出现，她恍如未觉地踩过丁雅君的手，排开儿子，揪住李豫的头发，直直、直直地望住子沉的脸！然后，她的身子慢慢向下滑下，“砰”的一声，跌在浴室瓷砖上！

丁雅君闻声抬头，惊慌中只愣愣看着倒下的婆婆。

李湘抱着李豫，声色俱厉地对着妻子吼：

“扶妈妈，扶妈妈，雅君！”

雅君被大声喊醒，跪爬着上前去扶婆婆，她的力量小，又怀着身孕，怎么用力都拖不起硬是不肯起来的婆婆。

李湘见状，又喊：

“去打电话！——九！——九！快点！”

丁雅君机械式地依言去打电话，打通电话，光是把缘由和地址报清楚就花了好多时间。

救护车来了之后，子沉被抱进去，李湘随行；婆婆硬是不听劝阻跟了去，只留下完全傻眼的丁雅君在家。

以后的事情怎么发生，丁雅君脑子里一片混乱。仿佛听说给李豫验过尸，开了死亡证明，婆婆不让人给抬进殡仪馆的冷冻室里，亲戚们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李老太太给架了回来。

屋子里挤着得到消息陆续赶到的亲戚。丁雅君神智恍惚，不断翻胃，她被强制躺到床上，因为家里死了一个、躺了一个，不能再有任何差错。然而，不管睁眼闭眼，眼前晃动着，尽是李豫泡在浴缸里的样子，丁雅君没有办法合上双眼，耳朵里不时还传来亲友哀悼的嚎声，她觉得

胸口发胀，几乎要喘不过气来。

昨天晚上，她为什么不能对子沅温和一点？她为什么要替子沅出头做那样的决定？她为什么不坚持叫李湘要子沅打开房门？！她为什么要逞强越权、自以为能够决定人家的感情？！她甚至连子沅那份绝望、那种沉痛都不曾抚触到，她怎能自以为能干地站出去说话，不给子沅留一条路走？

她流泪又流泪，无声地抽噎饮泣着。她没有办法想象，明天以后的日子，丈夫、婆婆和她，三个人要以怎样的心情面对？怎么会呢？那样聪明精细的子沅，怎会走上那条绝路？事情虽坏，总也不至坏到要她那样吧？她怎么如此不假思索、不为爱她的人想一想？别人不管，最少也该管管她母亲吧？年轻的人、年轻的爱，一旦豁出感情，谁还顾得了老一辈那巴望的眼睛？！

婆婆！是婆婆说了那重话，叫子沅无路可走，无处可退。但是，世上没有憎恨母亲的子女，再怎样，血缘终会化解一切。那么，子沅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赴死？她是如何孤寂、冷漠、绝望、无助，药尚且不够，复以纤细的手腕迎向刀锋？！又如何无声地忍受失血的恐惧和剧痛，迎向漫长的死亡之路？！她怎能割得如此深，下手如此重？是怎样一种必死的心啊！这世间竟无一个人、一丝温情，能悄悄牵住她那一往无回的痛心！

她和子沅未必有什么深厚感情，她入门也不过一年，充其量还只是半个外人。可是，子沅不也曾剖心沥肝和她说过一回体贴话，她不也曾分享子沅那满载哀愁与甜

蜜的秘密？她怎能在昨天那样的日子，对子沅如此冷峻、如此绝情，以至子沅必须如此匆遽无助地决定自己的路？！

一直到出殡的日子，李家都有亲友留在屋里，或安慰、或帮忙。李湘倒是出奇的镇定、坚强，里里外外，难为他一手包办。

那天傍晚，一大伙人不知在李老太太屋里商量什么，只听老太太嘶着声音责问：

“谁要烧她？谁？！活着没能好好让她活，死了也不让她好好过，你是安什么心，这样对付你妹妹？！”

紧接着是李湘惶急答辩的声音：

“妈，火葬比较好，子沅如果知道，她也一定愿意这样。事情已经如此了……”

“你听了哪个不安好心的婊子的拨弄，这样算计你妹妹？你给我说啊，哪个丧心病狂的婊子？”

李湘没有回话，丁雅君远远只听到一位远房表姨在编派李湘的不是：

“这会儿说这些干嘛？该办的事情去办就行，何必巴巴跑来一五一十地跟你妈说？她现在哪能听这些？你怎么的了，这么不懂事？”

“你们！你们合起来算计她！你们——我苦命的人啊——”李老太太声嘶力竭又号哭起来。

“玉佩，你镇静一点！”表姨的声音透着威仪：“孩子已经这样命苦，你又这样疯疯癫癫地阻挠事情，叫她怎么安宁？你如果真疼她，就让她好好地，无牵无挂地走。让

她看你这样呼天抢地的，不是让人家更说她不孝？”

表姨的话刚完，李老太太更加号啕起来，号啕声中，只听表姨又说：

“李湘，你去办事吧。这里交给我，没事的，让她哭哭，解解郁气。”

她听着李湘开门出去，听着婆婆撕心裂肺地号哭，身为媳妇，她觉得自己不能继续再躺下去，至少，她要尽点力、做点事。

她从床上挣扎着坐起，只觉头晕目眩，站在地毯上，更觉出那肚子的重量和负荷。蹒跚穿过客厅，走到婆婆房里去，还没开口，便被面向房门的表姨看到了，开口说：“你起来做什么？有了身孕不要逞强，快去躺着，没你的事。”

号哭中的李老太太，闻言抬头看丁雅君。丁雅君和她四目交接的那一刹那，只觉婆婆淌血的眼眶中似乎射出刀剑，还来不及意会什么，婆婆突然尖着声音咬牙切齿：

“是你逼死了她，是你叫她去死！你逼得她无路可走，你——”

“妈！”丁雅君不能置信地瞪视着婆婆。

一屋子的人也全被李老太太那句话吓呆了，人人面面相觑。

“你这祸水、扫把！李家自你进门，人人倒霉，李湘生意没长进，做什么错什么；我生病，子沉落得这样惨死……你这害人精，却还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——”

“玉佩!”表姨拦住要劝,李老太太却骂得兴起,又抢着骂了开来:

“你拦着李湘,不让他告诉我子沅的事,你害她落到今天,生前被人侮辱,死后……死得这么惨……你这没有良心的女人,你逼死了子沅……天啊!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呢?为什么啊?天——你没长眼睛啊!”

表姨抓住李玉佩的双肩,用力摇晃:

“玉佩!你怎么说这话?儿媳妇就像自家的女儿——”

“我不,我恨啊!子沅给她害死的!”

表姨拿眼看住丁雅君,说:

“雅君,你先出去,她受了刺激……”

听得表姨这样说,李湘婶婶便好心过来,轻轻将丁雅君推出房门,嘴里不忘低声安慰:

“你去休息,别理她,受了这么大刺激,人都糊涂了,别把她的话当真。”

“婶婶,我……”

“我知道,我们全知道,你去休息,暂且别让她见着。上了年纪的人,碰上这种事,难怪她伤心。”

回到房里,丁雅君将自己摔在床上!没有眼泪,没有哀伤,有的只是惊悸的绝望!原来,婆婆一直将自己的小病小痛,李湘的经营困境,甚至子沅的感情纠葛乃至于死,全归罪在自己身上!她原来只是婆婆心目中幸福的掠夺者。那是一种心态,一种偏见,是根深蒂固栽在婆婆心中,拔不掉的大树,再也没有人能铲除得了的。她自问:子沅的死,自己最多只是道义上的负荷和不忍;至于婆婆

的身体，李湘的生意，究竟干她什么事呢？人老自然难免病痛，她只不过正好此时进门罢了；况且，如果她不进门，婆婆难道不病不痛？至于李湘的公司，他原来对贸易就是门外汉，而公司起步，原就困难重重，更何况不景气持续好几年没有回升，不说他们自己，举目所见，就可以数出一大堆对投资经营灰头土脑的亲友。她，丁雅君，又哪里必须担起这许多不得了的罪状？

人与人之间，如果一定要这样互相苛责，那么她丁雅君自进李家，又曾得到什么？若论及她失去的事物，真是罄竹难书，而她又哪里会含怨怪罪李湘以外的李家人？

晚饭是婶婶端进房给她的：麻油腰花汤，汤面上浅浅浮着黄褐色的油渍。丁雅君仅仅瞥了一眼那汤面，整个胃又从内里彻彻底底往外翻，像要掏空似的。

她怎能吞下那东西？她怎能不无联想地坐在那里享受那原本也血淋淋、见血见肉见伤痕的东西？她怎能抹去浴缸一片血水里两眼往上吊着的子沅啊。

肚里的小东西早已开始蠕动，轻轻地，细微地，像是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兴奋地在通知怀他的母体：他正在长手长脚、生脑生发的日日成长，他正在她的期盼中形成体成全婴。

然而，他怎会姓李呢？这与她脐带相连，万古不断的小人儿，经由她的肚腹、产道，经由那裂石崩山的剧痛进出来的孩子，为什么未落地就注定要冠以他千万钧重，是她抬不起、扛不住、靠不近的姓氏呢？他不是完全属于她，孕育自她的吗？为何一出世就注定属于另一个不甘心承

认她的家族?!她怎能毫无感觉的释然?

深夜,李湘进房。她醒着,看到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处走动、听到他连连长叹、更感受到他重重坐在床沿上的震动。

“婶婶说,你已经连着几天没吃东西,这样下去,小孩怎么行?他正需要营养。”

丁雅君不语,仍旧闭着眼睛,她很乏累,更重要的是,她无法再用期待的心情和丈夫交谈,只要碰上他母亲,他们之间,便绝对无理可说、无话可谈、无扭转修正的余地。她哪里还有那心情和余力与他们周旋?!

“我知道下午妈说了很重的话,希望你别计较她这时的言行。子沅的死,对任何人都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,短时期之内,没有谁能平复过来。希望你能了解一个母亲的心,白发人送黑发人已够凄惨,更何况是……这样子死的……”

李湘的声音弱了下去,不一会儿,隐隐进出了粗粗的低嚎。

丁雅君一动不动,紧闭着的双眼慢慢流出两行泪,自腮边落到枕上。

2

李湘接丁雅君和儿子回到李家时，李老太太像是早等着般，从坐着的沙发上站起来，也不问儿子媳妇，也不帮着搬东西，更不曾招呼一下司机老陈，只趋前从丁雅君手上抱过襁小儿，凑近脸，忘我地逗着小娃娃：

“哪，宝贝乖孙，奶奶看看——嗯，长得好漂亮，跟爸爸一模一样……嗯，还皱眉哪。”

丁雅君明显感受到婆婆对她那份故意的生分和冷淡，原来的情怯、委屈，这会儿锐化成不满和敌意，使她不肯出声招呼，只回头对站在门口，里里外外已经跑好几趟帮忙的司机老陈说：

“就放这儿，老陈，谢谢你了。”

李湘忙着放下什物，听见妻子说话，赶紧从口袋掏出两张百元大钞，塞到老陈手里，一边客气地说：

“进来休息会儿，喝杯茶。”

“我想不用了，车子在下面，没停妥。”

老陈推拒了一下钞票，最后才中规中矩地收下，对丁雅君浅浅行了个礼，说：

“大小姐，我回去了。”

丁雅君眼见婆婆那副态度，想到若让老陈进门受到冷落，传回娘家只有平添话柄，因此也就随他，心里歉疚而口里只说：

“辛苦你啦，老陈。”

老陈刚走，门一关，丁雅君转身面对李家熟悉的客厅景物，突然下意识打了一个哆嗦，觉得一屋子的寒冷。

孩子抱在婆婆怀里，丁雅君既不能抱回来，径自进房里去又不太对劲，一时之间倒也尴尬。李湘这回用了心，一下子就显得很机灵，轻声对雅君，却也是说给母亲听：

“雅君，你先去房里换衣服，整理一下，反正孩子有妈抱，你可以休息休息。”

雅君回到房里，见房间摆设依然如前，马上回头质问尾随进来的李湘：

“宝宝的床怎么没买？”

李湘面有难色，说：

“是买了——放妈屋子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妈要帮你带。雅君，这样不更好？妈有经验，一方面对宝宝好，一方面你也不会累，不用失眠。”

“李湘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我要给孩子喂母乳，总不成叫我半夜跑去敲你妈房门吧？”

李湘愣了一下，才说：

“反正过完年不久就开学，干脆现在就给他吃奶粉算了。”

丁雅君霎时惨白一张脸，一字一字慢慢说：

“不行！我要给宝宝吃母乳，能吃多久就吃多久，母乳对孩子好，你难道不知道？”

“雅君……”

“什么都可以听她的，唯独孩子的事不行，我是他母亲，我知道我孩子需要什么，我要给他什么。”丁雅君余怒未息，恨恨地说：“你一片愚孝做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母乳对孩子最好？牺牲大人没关系，难道连孩子也要牺牲掉？这，太过分太可恨了吧？”

“小声一点，雅君。”李湘作势要妻子噤声：“我们再商量，何必这样嚷嚷？”

“为什么每次事情都要我强烈抗议以后才说可以商量？你难道连是非对错都搞不清？什么事不管青红皂白，一定要盲目屈从？叫人，叫人生气透了！”

李湘坐在摇椅上垂头丧气。丁雅君见了更是心头火起，忍不住又冒出一大串不满的话语：

“怎么从头开始？我早就料到事情不会改变！完全一样嘛！你瞧瞧她今天什么态度？我就是外人，也该有一句好话场面上应酬应酬，却故意在我娘家司机面前给我难堪，这算什么？我跟她有仇，她抢我儿子干吗？”

说着，不觉又气又悲，自己坐在床沿上默默地掉泪。

李湘见状，站起来，绕过半张床，轻轻按着丁雅君双肩，把下巴抵在她新做的发上摩挲，说：

“不要急，雅君，对我要有信心……我们慢慢一件一件解决……快不要哭了，雅君。”

泪眼婆娑中，丁雅君抬眼望着镜中自己与丈夫模糊的身影，一时相当感慨：

“为什么你妈那么麻烦？别人的婚姻都不会有这些问题……”

“那是你不知道而已，其实每一桩婚姻多多少少都有大大小小的问题。”

“我们的麻烦最多，最烦，而这些麻烦全是她一个人惹出来的，好可恨！”

“雅君，你不要这样说，她也是……她也想帮你忙。”

雅君冷冷一笑，对丈夫说：

“你瞧你，说得也心慌意乱，理不直气不壮的，我们不必浪费时间在讨论她对我的态度上吧。”

“可是，这个症结如果不化解，很多事就会一直绕着这个转，越绕越大。”

丁雅君瞪着他：

“李湘，有时我觉得你真迂，不针对每件事情讨论，却去谈什么症结……我告诉你，症结就是你母亲不喜欢我，恨我，而且霸道，而我现在已经不想一味容忍了。”

“雅君，其实，我妈也有很多优点，你为什么不试着去发现，去接受？”

雅君愣了一下，反问他：

“我有更多优点摆着，你妈为什么视而不见？”

“所以，我就说这是症结，你们互相不喜欢，所以看不到对方优点。充满恨和耽于溺爱的人，都有他们看不到的地方，就是所谓的盲点。”